金史

二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完顏奴申　崔立　聶天驥

赤盞尉忻

完顏奴申字正甫素蘭之弟也登策論進士第仕歷清要正大三年八月由翰林直學士充益政院說書官五年轉吏部侍郎監察御史烏古論石魯剌劾近侍張文壽仁壽李麟之受敵帥饋遺詔奴申鞫問得其姦狀上曲赦其罪皆斥去朝論快之九月改侍講學士以御史大夫奉使

大元至龍駒河朝見
太宗皇帝十二月還明年六月遷吏部尚書復往八年春
還朝廷以勞拜參知政事天興元年春大兵駐鄭州海灘
寺遣使招哀宗降復以奴申往乞和不許攻汴益急汴受
圍數月倉庫匱乏召武仙等入援不至哀宗懼以曹王訛
可出質請罷攻冬十月哀宗議親出捍禦以奴申參知政
事兼樞密副使完顏習揑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
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又以翰林學士承旨烏古孫
卜吉提控諸王府同判大睦親府事兼都點檢內族合周
管宮掖事左副點檢完顏阿撒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副之

户部尚書完顏珠顆兼裹城四面都總領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兼鎮撫軍民都彈壓諫議大夫近侍行省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兼知宫省事又以把撒合爲外城東面元帥朮甲咬住南面元帥崔立西面元帥孛朮魯買奴北面元帥乙酉除拜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户部侍郎刁璧爲安撫副使總招撫司規運京外粮斛設講議所受陳言文字以大理卿納合德輝户部尚書仲平中京副留守愛失等總其事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絳紗袍乘馬導從如常儀留守官及京城父老從至城外奉辭有詔撫諭仍以鞭揖之速不䚟聞上已出復會兵圍汴初上以東面元帥李

辛跋扈出怨言罷爲兵部侍郎將出密喻奴申等羈縶之上既行奴申等召辛辛懼謀欲出降棄馬踰城而走奴申等遣人追及之斬於省門汴民以上親出師日聽捷報且以二相持重卒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蒼黃走歸德民大恐以爲不救時汴京内外不過米升銀二兩百姓粮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於諸皮器物皆煑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歸德遣使迎兩宮人情益不安於是民間有立荆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皆不知也天興二年正月戊辰省令史許安國詣講議所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奴申奴申曰此論甚佳可與副樞議之副樞亦以安國之言為然好問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阿不歘語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耳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

老七人陳詞云云二相命好問受其詞白之奴申顧曰亦
爲此事也且問副樞此事謀議今幾日矣阿不屈指曰七
日矣奴申曰歸德使未去慎勿泄或曰是時外圍不解如
在陷穽議者欲推立荊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紀季入齊
之義況北兵中已有曹王也衆憤二人無策但曰死守而
已忽聞召京城士庶計事奴申拱立無語獨阿不反覆申
諭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之且繼以涕泣
明日戊辰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孛术魯長哥韓鐸藥安
國等爲變率甲卒二百橫刀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
危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爲慮何也二相大駭

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暉等餘見崔立傳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愞熟無鋒鋩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台鼎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

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故正人君子多不見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也祁字京叔渾源人

贊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北禦以孤城弱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壁有韋孝寬必有以處此

崔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為寺僧負鈸鼓秉兵亂從上黨公開為都統提控積階遙領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為選曹所駁每以不至三品為恨圍城中授安平都尉天興元年冬十二月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性淫姣常思亂以

快其欲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爲嵐州招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爲食立將爲變潛結納之安國徒啖日飽之以魚遂與之謀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勝則挈以逃日與都尉揚善入省中候動靜布置已定召善以早食殺之二年正月遂帥甲卒二百撞省門而入二相聞變趨出立稜劍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事當好議之立不顧麾其黨張信之孛术魯長哥出省二相遂遇害馳往東華門道遇點檢溫屯阿里見其束甲殺之即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是日御史大夫裴滿阿忽帶諫議

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戶部尚書完顏珠顆皆死立還省中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承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承恪須臾入以太后誥命梁王監國百官拜舞山呼承恪受之遂遣送二相所佩虎符詣速不解納款凡除拜皆以監國為辭立自稱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出入御乘輿稱其妻為王妃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孛术魯長哥御史中丞韓鐸都元帥兼知開封府事折希顏藥安國張軍奴並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

事内府之事皆主之初立假安國之勇以濟事至是復忌之聞安國納一都尉夫人數其違約斬之壬申逮不解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大帥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既還悉燒京城樓櫓火起大帥大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中人自閼之日亂數人猶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之故殺數人者未幾遷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私第取内府珍玩實之二月乙酉以天子衮冕后服上進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百苦備至郕國夫人及内侍高祐京民李民望之屬皆死杖下温屯

衛尉親屬八人不任楚毒皆自盡白撒夫人右丞李蹊妻子皆被掠死同惡相濟視人如讎期於必報而後已人人竊相謂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葬者開封府計之凡百餘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皇乳母招歸德當時冒進之徒爭援劉豫故事以冀非分者比肩接武三月壬辰立以兩宮梁王荊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宮至開陽門是日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赴北四

月北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

出立歸大慟無如之何李琦者山西人爲都尉在陳州與

粘哥奴申同行省事陳州變入京附崔立妹壻折希顏娶

夾谷元之妻妻年二十餘有姿色立初拘隨駕官之家屬

妻輿病而往得免琦娶之後有言其美者立欲強之琦每

見立欲奪人妻必差其夫遠出一日差琦出京琦以妻自

隨如是者再三立遂欲殺琦琦又數爲折希顏所折辱乃

首建殺立之謀李伯淵者寶坻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戶美

姿容深沉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李賤奴者燕人

嘗以軍功遷領京兆府判壬辰冬車駕東狩以都尉權東

面元帥立初反以賤奴舊與敵體頗貌敬之數月之後勢已固遂視賤奴如部曲然賤奴積不能平數出怨言至是與埼等合三年六月甲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之策翌日晚伯淵等燒外封丘門以警動立是夜立殊不安一夕百卧起比明伯淵等身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數騎徃諭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欲送立還二王府立辭數四伯淵必欲親送立不疑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横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處再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黃

摑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不知見立墜馬謂與人鬭欲前解之隨爲軍士所斫被創走梁門外追斬之伯淵係立屍馬尾至内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刼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不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啖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汙已而有告立匿宮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初立之變也前護衛蒲鮮石魯負祖宗御容五走蔡前御史中丞蒲察世達西面元帥把撒合挈其家亦自拔歸蔡七月己巳以世達爲尚書吏部侍

郎權行六部尚書世達嘗爲左司郎中同簽樞密院事克
益政院官皆稱上意及上幸歸德遣世達督陳粮運陳變
世達亦與脅從尋間道之汴至是徒往行在上念其舊録
用之左右司官因奏把撒合石魯亦宜任用上曰世達曲
從非出得已然朕猶少降資級以示薄罰彼撒合掌軍一
面石魯宿衛九重崔立之變曾不聞發一矢束手於人今
雖來歸待以不死足以示恩又安得與世達等撒合老矣
量用其子可也石魯但當酬其負御容之勞未幾以撒合
爲北門都尉其子爲本軍都統石魯復充護衛世達字正
夫泰和三年進士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
大朝之命可也乗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横輒以供備
大軍爲辭遅欲由己斂怨歸國其爲罪不容誅矣而其志
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
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
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聶天驥字元吉五臺人至寧元年進士調汝陰簿歷睢州
司候封丘令興定初辟爲尚書省令史時胥吏擅威士人
往往附之獨天驥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尋授吏部主

事權監察御史夏使賀正旦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貿易于其間者天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方遂忤太后旨出爲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陝西行尚書省驛召特旨遥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未幾入爲右司員外郎轉京兆治中尋爲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廷遣宿州總帥牙古塔救之以天驥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帥守邠帥欲棄州而東天驥力勸止之不從帥坐是被繫逮天驥降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寃者即召爲開封簽事旬月復右司員外郎丁母憂未卒哭奪哀復職哀宗遷歸德天驥留汴中崔立變天驥被創甚卧一

十餘日其女舜英謁醫救療天驥嘆曰吾幸得死兒女曹乃爲謁醫尚欲我活耶竟鬱鬱以死舜英葬其父明日亦自縊有傳天驥沉靜寡言不妄交起於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省若素宦然諸人多自以爲不及也

赤盞尉忻字大用上京人當襲其父謀克不願就中明昌五年策論進士第後選爲尚書省令史吏部主事監察御史言諸王駙馬至京師和買諸物失朝廷體有詔禁止遷鎮南軍節度副使息州刺史耕鞠場種禾兩禾合穗進於朝特詔褒諭改丹州遷鄭州防禦使權許州統軍使丞相高汝礪嘗薦其才可任宰相元光二年正月召爲户部侍

郎未幾權參知政事二月爲户部尚書權職如故三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詔諭近臣曰尉忻資禀純質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今相之國家必有望汝輩當效之也正大元年五月拜尚書右丞哀宗欲修宮室尉忻極諫至以卧薪嘗膽爲言上悚然從之同判睦親府内族撒合輦交結中外久在禁近哀宗爲太子有定策功由是頗惑其言復倚信日深臺諫每以爲言太后嘗戒敕曰上之騎鞠舉樂皆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哀宗終不能去尉忻諫曰撒合輦姦諛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爲中京留守朝論快之五年致仕居汴中崔立之變明日召家人付以後事

望睢陽慟哭以弓弦自縊而死時年六十三一子名董七
没於兵間弟秉甫字正之

贊曰聶天驥素履清慎赤盞尉忻天資忠諒在治世皆足
爲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爲願欲哀哉

列傳第五十三

列傳第五十四　金史百一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奉

勅修

徒單兀典　石盞女魯歡　蒲察官奴

内族承立 一名慶山奴

徒單兀典不知其所始累官為武勝軍節度使駐鄧州尋遷中京留守知金昌府事駐洛陽鄧及洛陽兀典皆城之且招亡命千人號熊虎軍以剽掠南鄙為事宋人亦時時報復邊民為之搔動兀典資性深刻而以大自居好設耳目凡諸將官屬下及民家細事令親暱日報之務為不可

歟正大間以兵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徐州自侍
得君論議之際不少假貸同列皆畏之天興元年正月朝
廷聞大兵入饒風移兀典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
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家馳入陝榜州民云淮南透漏
軍馬慮其道由潼關勢不能守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
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入
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都點檢完顏
重喜高平都尉苗秀蕩寇都尉木甲某振武都尉張翼及
虎威鷹揚葭州劉趙二帥軍十有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
諸隘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

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大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游騎至殺掠不勝計又遣陝州觀察副使兼規措轉運副使抹撚速也以船八十往運潼關閿鄉糧行及靈寶北河夾灘義軍張信侯三集壯士三百餘保老幼立水栅北將忽魯罕只乘淺攻之不能克遇速也船至即降大兵得此船遂破侯張殺戮殆盡是時陝州同知內族探春願從行省征進兀典授以帥職聽招在城民充軍探春厚擬官賞數日無一人乃以兀典命招之得壯士八百宣差趙三三名偉亦依探春招募偉人所知識不二日得軍八百餘號破敵軍兀典忌偉得

衆欲挾詐坑之完顏素蘭時爲同華安撫使力諫乃止尋
以偉權興寶軍節度使兼行元帥府事領軍三百屯金鷄
堡大兵既知潼關焚棄長驅至陝賀都喜不待命出城迎
戰馬蹶幾爲所獲兀典易以一馬遂下令不復令一人出
大兵亦去自此潼關諸渡船筏俱盡偉亦無船可渡矣初
兀典發閿鄉拜天賞軍人白金三兩將校有差州之庫藏
軍資器械爲之一空期日進發已而不行日造銀器及兵
幕牌印陝州及鹽司牌亦奪取之又欲刼州民財物以資
軍素蘭諫之而止二月戊午乃行有李先生者諫曰方今
大兵俱在河南河北空虛相公可先取衛州出其不意彼

知我軍在北必分兵北渡京師即得少寬相公入援亦易
爲矣兀典大怒以爲泄軍機斬之於市遂行軍士各以老
幼自隨州中亦有關中河中遷避商賈老幼亦倚兵力從
行婦女皆嫁士卒軍中亦有強娶奪者是日軍出兩東門
及南門不遵洛陽路乃由州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菔州
劉趙兩帥即日叛去大兵以數百騎遝躡其後明日張翼
軍叛往朱陽入鹿盧關大兵追及降之山路積雪晝日凍
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幼稚哀號盈路軍至鐵嶺大
兵潛召洛陽大軍從西三縣過盧氏所至燒官民廬舍積
聚處爲金軍所據又反守鐵嶺以斷歸路金兵知必死皆

有鬭志然巳數日不食行二百里許困憊不支頗亦散走於是完顏重喜先降大軍斬於馬前鄭倜刼苗英降英不從殺之携其首以降於是士卒大潰兀典合閏提數十騎走山間追騎禽得皆殺之先是兀典嘗爲鄧州節度使世襲誅克黃摑三合時爲宣差都總領與兀典親厚故決計入鄧是役也安平盪冦鷹揚振威諸都尉及西安金雞等軍脫走者百才一二月素蘭竄歸有報徒單百家言行省至百家欲出迎父老遮馬前哀訴云行省復來吾州碎矣願無出迎百家曉之曰前日兀典欲刼此州爲素蘭力勸而止此行省非兀典乃素蘭也父老乃聽百家出城陜

州自軍出日有逃還者百家皆撫納之所得及萬人百家又募收所棄甲仗若獲二副即以一與之其一官出直買之由是軍稍振五月總帥副點檢顏盞領軍復立商州總帥華州人王其立號州權刺史七月制旨召百家入援以權西安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阿不罕奴十剌為金安軍節度使關陝總帥九月肇昌知府元帥完顏忽斜虎入陜州詔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以河中總帥府經歷李獻能充左右司員外郎獻能字欽叔貞祐三年進士復立山寨安撫軍民十月朔制旨召忽斜虎赴南陽留山寺以阿不罕奴十剌權參知政事行省時趙偉為河解元帥也金

雞堡軍務隷陝省行省月給糧以贍其軍明年五月麥熟省劄令偉計置兵食權罷月給十月偉軍食又盡屢白陝省云無糧可給偉私謂其軍言我與李貟外郎有隙坐視我軍飢餓不爲存恤於是自往永寧勸喻偉頗爲小民所信往往獻糧或導其發藏南縣把隘軍提控以偉橫恣言於行省行省遣趙提控者權元帥守永寧元村寨偉還金雞十一月冬至大兵已攻破元村寨偉攻解州不能下於是密遣總領王茂軍士三十人入陝州匿菜園中凡三四日乘夜王茂殺此城邏卒舉號召偉軍八百渡河入城刼殺阿不罕奴十剌李獻能提控蒲鮮其總領來道安因誣

奏奴十剌等欲反臣誅之矣朝廷知其冤而莫敢詰就授偉元帥左監軍兼西安軍節度使行總帥府事食盡括粟粟又盡以明年三月降大兵或謂偉軍餉不繼以刼掠自資一日詣李獻能獻能斬之曰從宜破敵不易由是憾之乃秉奴十剌宴飲不設備選死士二十八人夜由後河灘踰城而上取餅爐碎石擲屋瓦門窗爲箭鏃聲州人疑叛軍多不敢動遂開門納軍殺行省以下官屬二十一人獻能最爲所恨故被害尤酷偉之變絳州録事張升字進之大同人户工部令史出身曾爲漁陽簿遷絳州録事謂知識者曰我本小人受國家官禄今日國家遭不幸我不能

從反賊言訖赴水死岸上數百人皆嗟惜之及徒單百家
鄭西之敗單騎間道數百里入京爲上言兀典等鐵嶺敗
狀於是籍重喜合閏兀典家貲暴兀典爲罪首牓通衢云
石盞女魯歡本名十六興定三年以河南路統軍使爲元
帥右都監行平涼元帥府事先是陝西行省胥鼎言平涼
控制西番實爲要地都監女奚烈古里間材識凡庸不閑
軍務且以入粟補官遂得升用握重兵當方面豈能服衆
防秋在邇宜選才謀有宿望善將兵者代之故以命女魯
歡十一月女魯歡上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
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侵突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當

城鎮戍彼必出兵來撓乞於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護且令鄜翟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掣其肘臣領平涼之衆由鎮戍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則鎮戍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山西失業之人其家屬仰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戍土壤肥沃又且平衍臣裨將所統幾八千人每以遷徙不常爲病若授以荒田使耕且戰則可以禦備一方縣官省費而食亦足矣其餘邊郡亦宜一體措置上嘉納焉遷昌武軍節度使元光二年九月又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陝東接河南軍務繁劇宜選才幹之士爲防禦使攝帥職以鎮之又舊

來諸隘守禦之官並從帥府辟置其所辟者多其親暱殖
產營私專事漁獵及當代去又復保留此最害之甚者宜
令樞府選舉以革其弊又州之戍兵艱於餽運亦合依上
屯田以免轉輸之費又言每年防秋諸隘守者不過數十
人餘衆盡屯保安石門大荆洛南以爲應援中間相距遠
至百里倉猝豈能徵集宜近隘築營徙見兵居之以待緩
急又南邊所設巡檢十員兵卒千人此乃平時以詰姦細
者巳有大軍宜悉罷去朝廷略施行之正大九年二月以
行樞密院事守歸德乙丑
大元將忒木解率真定信安大名東平益都諸軍來攻是

曰無雲而雷有以神武秘略占之者曰其城無害人心稍安適慶山奴潰軍亦至城中得之頗有闘志已巳提控張定夜出斫營發數砲而還定平日好談兵女魯歡令自募一軍使爲提控小試而勝上下遂恃以爲可用初患砲少欲以泥或塼爲之議者恐爲敵所輕不復用父老有言北門之西一菜圃中時得古砲云是唐張廵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大兵晝夜攻城駐營于南城外其地勢稍高相傳是安祿山將尹子奇於此攻廵遠得睢陽時經歷聶禹錫及官屬王璧李琦傅瑜極力守禦城得不拔方大兵圍城議決鳳池大橋水以護城都水官

言去歲河決敖游堌時曾以水平量之其地與城中龍興
塔平果決此口則無城矣及大兵至不得已遣招撫陳貴
往決之纔出門爲游騎所鈔無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
不能下大軍中有獻決河之策者主將從之河既決水從
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城反以水爲固求獻策
者欲殺之而不知所在四月以女魯歡爲總帥佩金虎符
罷司農司以其官蒲察世達爲集慶軍節度使行六部侍
郎温特罕道僧歸德府同知李無黨府判五月圍城稍緩
頗遷民出城就食十二月哀宗次黄陵岡遣奉職术甲搭
失不奉職權奉御粘合斜烈來歸德徵糧女魯歡遣侍郎

世達治中王元慶權郎中儀封從宜完顏胡土權元帥護
送載糧千五百石是月晦二更發船二年正月達蒲城東
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不聽歸且命張布爲幄上遂
用此舟以濟及上來歸德隨駕軍往往出城就糧時城中
止有馬用一軍近七百人用山西人與李辛同鄉里嘗爲
辛軍彈壓在歸德權果毅都尉車駕至授以帥職此軍外
復有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河北潰軍至者皆縱遣之
故城中惟此兩軍上時召用計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有
異心朝廷知兩人不協恐生變二月戊辰朔制旨令宰相
錫宴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備官奴以兵乘之爲亂明日

攻用軍用敗走被殺衆下城按水奪船而去者斯須而盡官奴在雙門驅知府女魯歡至言汝自車駕到府上供不給好醬亦不與汝罪何辭遂以一馬載之令軍士擁至其家撿其家雜醬凡二十甕且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即提兵入見言石盞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就赦其罪且暴女魯歡之惡後其姪大安入蔡上言求湔雪上復其官語在烏古論鎬傳禾速嘉兀底代女魯歡爲總帥軍變官奴無意害兀底使二卒召之道官奴有善意兀底喜各以金十星與之同見官奴二卒復恐受金事泄亦殺之初河北潰軍至歸德糧餉不給朝廷命孛朮魯阿海行總

帥府事以親軍武衛皆隸之往宿州就食軍士有不願者誶語道中朝廷聞之使問其故或言願入京或陳州阿海請從其願以券給之軍心稍定既而令求誶語者阿海得四人斬之國子監前由是諸軍洶洶二月庚子夜劫府民武邦傑及蒲察斆住等凡九家一軍遂散數日遂有官奴之變

蒲察官奴少嘗爲北兵所虜往來河朔後以姦事繫燕城獄劫走夏津殺回紇使者得鞍馬資貨即自拔歸朝廷以其種人特恩收充忠孝軍萬户此軍月給甚優官奴日與羣不逞博爲有司所劾事聞以其新自河朔來未知法禁

詔勿問移剌蒲阿攻平陽官奴請行論功第一遷本軍提控佩金符三峯山之敗走襄陽說宋制使以取鄧州自効制使信之至與同燕飲已而知汴城罷攻復謀北歸遣移剌留哥入鄧說鄧帥粘合稱欲刼南軍爲北歸計留哥以情告粘合官奴繼以騎卒十餘入城議事粘合欲就甕城中擒之官奴知事泄即馳還見制使得騎兵五百掠鄧之邊面小城獲牛羊數百宋人不疑官奴掩宋軍得馬三百至鄧州城下移書粘合辨理屈直留馬於鄧而去乃縛忠孝軍提控姬旺詐爲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隨營帳取供給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軍行數千里而不懾其智略

有可取者宰相以爲然乃使權副都尉未幾提軍數百馳
入北軍攙騎中生挾一囬紇而還遂巡黄陵八谷等處刼
牛羊糧資甚衆尋轉正都尉又以軍至黄陵幾獲鎮州大
將於是中外皆以爲可用遂拜爲元帥統馬軍天興元年
十二月從哀宗北渡上次黄陵岡平章白撒率諸將戰官
奴之功居多及渡河朔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
明年正月上至歸德知府石盞女魯歡以軍衆食寡懼不
能給請於上令河北潰軍至者就糧於徐宿陳三州親衛
軍亦遣出城就食上不得已從之乃召諭官奴曰女魯歡
盡散衛兵卿當小心是時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

用軍七百人留府中用本果毅都尉上至歸德始升爲元
帥又嘗召之謀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始有圖用之志是
時
大元將忒木觧守歸德官奴既總兵柄私與國用安謀欲
邀上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長阿勒根兀惹使用安廻附奏
帖謂海州可就山東豪傑以圖恢復且已具舟楫可通遼
東上覽奏不從又嘗請上北渡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自
是有異心矣且一軍倚外兵肆爲剽掠官奴不之禁於是
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張天綱近侍局副使李大節俱爲
上言官奴有反狀上竊憂之以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

内族習顯陰察其動靜與朝臣言及則曰我從官奴微賤中起為大帥何負而反耶卿等勿過慮阿里合習顯知官奴漸不能制反泄上意上亦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用撤備俄官奴乘隙率其軍攻用用軍敗走官奴亂殺軍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刼朝官皆聚於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焉驅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刼直長把奴申於上前上初握劍見實擲劍於地曰為我言於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不敢迫逡巡而退凡殺朝官左丞李蹊已下三百餘人軍將禁衛民庶死

者三千郎中完顏胡魯剌都事龔禹錫赴水死禹錫字京
甫龍山人至寧元年進士仕歷州郡有能聲歸德受兵禹
錫為行院都事經畫守禦一府倚重聞變或勸以微服免
不從見害是日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赤盞女魯歡等反
臣殺之矣上不得已赦其罪以為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
初官奴之母自河北軍潰北兵得之至是上乃命官奴因
其母以計請和故官奴密與忒木解議和事令阿里合往
言欲刼上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
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其遣來使者二十餘輩皆女
直契丹人上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之勿令還營因知王

家寺大將所在故官奴畫斫營之策先是忠孝軍都統張
姓者謂官奴決欲刼上北降遂率本軍百五十人圍官奴
之第數之曰汝欲獻主上我輩皆
大朝不赦者使安歸乎官奴懼乃以其母出質云汝等若
以吾母自北中來疑我與北有謀即殺之我不恨張意稍
解即以好語與之約曰果如參政所言今後勿復言講和
北使至即當殺之官奴曰殺亦可不殺亦可奏而殺之亦
可張乃退官奴即聚軍北草場自言無反情今勿復相疑
也遂畫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率
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外堤邏

卒遂至王家寺上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入徐州而遁四更接戰忠孝初小却再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栅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北軍不能支即大潰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栅而還遂真拜官奴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仍以御馬賜之槍制以勑黃紙十六重爲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灰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盡汴京被攻已嘗得用今復用之兵既退官奴入亳州留習顯總其軍上御照碧堂無一人敢奏對者日悲泣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

人故為此奴所因耳於是內局令宋乞奴與奉御吾古孫
愛實納蘭坨荅女奚烈完出密謀誅官奴或言官奴密令
兀惹計構國用安脅上傳位恢復山東事不成則獻上於
宋自贖反復之罪官奴以己未往亳州辛酉召之還不至
再召乃以六月己卯還上諭以幸蔡事官奴憤憤而出至
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上決意欲誅之遂與內侍宋乞奴
處置令裴蒲抄合召宰相議事完出伏照碧堂門間官奴
進見上呼參政官奴即應完出從後刺其肋上亦拔劒斫
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叱忙荅愛實追殺之忠孝
軍聞難皆擐甲完出請上親撫慰之名呼李泰和授以虎

符使往勞軍因召范陳僧王山兒白進阿里合進先至殺之堂下阿里合中路覺其事悔發之晩爲亂箭所射而死乞奴愛實忙答皆授節度使世襲千户完出兼殿前右衛將軍范陳僧王山兒忠孝軍元帥於是上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除崔立不赦外其餘常所不原者咸赦之初官奴解睢陽之圍侍從官屬乆苦飢窘聞蔡州城池堅固兵衆糧廣咸勸上南幸惟官奴以甞從點檢内族斜烈過蔡知其備禦不及睢陽力爭以爲不可故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上早爲計會其變遂以計誅之後遣烏古論蒲鮮如蔡還言其城池兵糧果不足恃

上已在道無可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用官奴之言特詔尚書省月給其母妻糧俾無失所習顯既黨官奴一日率忠孝軍刼官庫金四千兩上命歸德治中温特罕道僧帥府經歷把奴申鞫問顯伏罪下獄官奴縱顯脫走殺總領完顏長樂於宮門殺道僧奴申於其家遂奔亳及官奴伏誅詔點檢阿勒根阿失荅即亳州斬顯及忠孝軍首領數人兀惹使用安未還伺於中路數其罪殺之

内族慶山奴名承立字獻甫統軍使楞山之子平章白撒之從弟也爲人儀觀甚偉而内惟怯無所有至寧初宣宗自彰德赴闕慶山奴迎見于臺城宣宗喜遣先還中都觀

變宣宗既即位以承立爲西京副留守權近侍局直長進
官五階賜錢五千貫且詔曰汝雖授此職姑留侍朕遇闕
超之仍給汝副留守祿此朕特恩宜知悉也貞祐初遷武
衛軍副都指揮使兼提點近侍局胡沙虎專權潛竊嘗爲
宣宗言之後胡沙虎伏誅慶山奴愈見寵幸以爲殿前右
副都點檢三年
大元兵圍中都詔以慶山奴爲宣差便宜都提控率所募
兵往援俄爲元帥右都監行帥府事兼前職四年知慶陽
府事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以所獲馬駞進詔諭曰此皆
軍士所得即以與之可也朕安用哉後勿復進因令徧諭

諸道帥府焉興定元年正月
大元兵及夏人𢌞經寧州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以功進
元帥左都監兼保大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鄜州二年五
月夏人率步騎三千由葭州入寇慶山奴以兵逆之戰于
馬吉峯殺百餘人斬酋首二級生擒數十人獲馬三十餘
疋三年四月夏人據通秦寨慶山奴遣提控納合買住討
之夏人以步騎二萬逆戰買住擊敗之夏人由葭蘆川遁
去凡斬首八百級俄而復攻寨據之慶山奴率兵與戰斬
首五千級復其寨詔賜慶山奴金帶一將士賞賚有差四
年四月破夏兵于宥州斬首千餘級遂圍神堆府慶山奴

四面攻之士卒方登陴援兵大至復擊走之正大四年李全據楚州詔以慶山奴為元帥同總帥完顏訛可將兵守盱眙且令城守勿出戰已而全軍盱眙界二帥迎敵大敗死者萬餘人委棄資仗甚衆時軍無見糧轉輸不繼民疲奔命愁嘆盈路諸相不肯正言樞密判官白華拜章乞斬之以謝天下不報降為定國軍節度使又以受賂奪一官八年正月鳳翔破兩行省徙京兆居民於河南令慶山奴以行省守之時京兆行省止有病卒八百瘦馬二百承立懼不能守屢上奏請還每奏一帖附其兄白撒一書令為地朝廷不許十月慶山奴棄京兆還朝留同知乾州軍州

事保義軍提控苟琪守之慶山奴行至閿鄉哀宗遣近侍裴蒲七斤授以黃陵岡從宜不聽入見未幾代徒單兀典行省事於徐州九年正月自徐引兵入援選精鋭一萬五千與徐帥完顏兀論統之將趨歸德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等率所部三千人降大兵慶山奴留睢州三日不敢進聞大兵且至懼此州不可守退保歸德二月行次楊驛店遇小乃觶軍遂潰兀論戰死慶山奴馬蹶被擒惟元帥郭恩都尉烏林荅阿督率三百餘人走歸德大兵以一馬載慶山奴擁迫而行道中見真定史帥承立問曰君爲誰史帥言我真定五路史萬户也承立曰是天澤乎曰然

曰吾國已殘破公其以生靈爲念及見大帥忒木解誘之使招京城不從又偃蹇不屈左右以刀斫其足折亦不降即殺之議者以承立累敗不能解其軍職死有餘責而能以死報國亦足稱云初睢州刺史張文壽聞大兵將至遷旁縣居民入城大聚芻粟然無固守意日夜謀走以自便既而聞承立入援即以州事付其僚佐託以應援徐兵夜啓關挈家走歸德慶山奴以爲行部郎中死楊驛俄大兵圍睢州以無主將故殘破之甚也兀論丞相賽不之姪元光間例以諸帥爲總領兀論以丞相故獨不罷金朝防近族而用疎屬故白撒承立兀論輩皆腹心倚之

贊曰宦奴素行反側倏南倏北若龍斷然哀宗一旦倚爲腹心終爲所制照碧之勵何異幽囚其事與梁武侯景大同而小異徒單兀典慶山奴爲將皆貪冒數敗女魯歡無大失行而死於官奴哀宗猶暴其罪寃哉

列傳第五十四

列傳第五十五　　金史一百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敕修

徒單益都　粘哥荆山 劉均附　王賔 王進等附

國用安　時青

徒單益都不詳其履歷嘗累官爲延安總管正大九年正月行省事於徐州時慶山奴撤東方之備入援未至睢州徐邳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率本軍降大兵於永州辛丑大兵守徐張盆渡益都到官才三日懼兵少不能守即令移剌長壽率甲士千人迎大兵長壽軍無紀律大兵

掩之一軍皆覆徐危甚益都籍州人及運糧埽兵得萬人乙巳大兵傅城燒南關而去侯進既降北即以爲京東行省進遂請千人來襲二月庚申未明大兵坎南城而上守者皆散走城中大呼曰大兵入南門矣益都聞之不及甲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黃樓而南力戰禦敵亂定遷賞有差由是軍勢稍振復奪張盆渡取蕭縣破白塔戰於土山救被俘老幼五千還徐既而侯進亡命駐靈璧杜政張興亦慮爲北所害窮窘自歸益都撫而納之興留徐杜政還邳州益都資禀仁厚持大體二子兩姪爲軍將頗侵漁軍民青州人王祐爲埽兵總領將兵千七百人益都常倚之

雖有過亦不責以故祐亦橫恣與河間張祚下邑令李閏
義勝都統封仙遥授永州刺史成進忠輩秉軍政廢弛城
中空虛以六月丁巳夜燒草場作亂時張興臥病祐恐事
不成起興與同行益都疑左右皆叛挈妻子縋城而出就
從宜衆僧奴及東面總領劉安國軍張興推祐爲都元帥
復懼祐圖己遂誅祐并張祚殺之因大掠城中壬戌國用
安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率兵至徐張興率甲士迎之用
安輕騎而入執興與其黨十餘人斬之于市遂以封仙爲
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益都窘無所歸乃奔宿州節度使
紇石烈阿虎以益都爲人所逐不納乃與諸將駐于城南

時宿之鎮防軍有逃還者阿虎以為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户高臘哥結小吏郭仲安謀就徐州將士内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楊妙真甲戌夜半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及妻弟高元哥軍劉安國尋亦入城縛阿虎父子殺之州中請益都主帥府事益都不從曰吾國家舊人為將帥亦久以資性踈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鎮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豈有改易髻鬉奪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穀熟東遇大兵不屈而死徐州既歸海州邳帥兀林荅其亦讓印於杜政遂送款於用安已而宿州王德全劉安國亦送款海州惟安國不改髻鬉以至於死云

粘哥荆山不知其所始正大中累官亳州節度使九年正月己丑游騎自鄧至亳鈔鹿邑管於衛眞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髙昻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趍亳道出衛眞呼縣令楚珩約同行珩知勢不支即明諭縣人以避遷之意遂同走亳丁未二邑皆降是日軍至亳州城下州止有單州兵四百人號鎭安軍提控楊春邢某都統戴興屯已六年荆山悉籍城中丁壯爲軍修守具而大兵亦不暇攻四月擁降民而北城門閉不之知也五月縱遷民收麥老幼得出丁壯悉留之民往往不肯留而遁數日城爲之空荆山遣將領各詣所屬招之并將領亦不返鎭安者皆紅襖餘黨力

盡來歸變詐反覆朝廷終以盜賊待之荆山以還民爲軍蓋防之也及召外兵不至乃請於歸德得甲騎百餘兩總領統之既至鎮安疑其謀已乃秉將士新到不設備至夜掩殺殆盡荆山出走衛真楚珩與之馬而去州中豪貴悉被剽略劉堅者初爲大兵守城父亳州復擒之囚之於獄楊春謀欲北降乃出之使爲宣差乙巳大兵石總管入州改州爲順天府春爲總管戴興爲同知劉順治中留党項軍千人戍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不降其妻子在亳春以爲質竟不屈而死春既據州與劉堅坐樓上召副提控邢其邢剛直循理將士嚴憚之時臥病聞春亂流涕

不自禁春遣人昇致之邢指春大罵春慚恧無言春欲殺荆山家邢力勸止之且令給道路費送之出城邢尋病卒二年夏四月北省忒木䚟攻歸德春以戴興提精卒以往獨與疲弱者守城州人王賓遂反正春渡河北遁既而崔七斤為亂殺王賓朝廷不得已以七斤為節度使就其兵伏入蔡八月劉順攻亳州破之七斤為城父令所殺未幾單州軍以州人殺其家屬召大兵來攻不能拔殺屬縣民而去既渡河知亳人不疑復來攻州竟為春所破是年六月宋人來攻春出降劉堅北走劉均者林慮人時為亳州觀察判官春既逐荆山納款大兵脅均同降均佯應之歸

其家取朝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起身刀筆仰荷上知始
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已如此假使有十年
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即仰藥而死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二年進士外若曠達而深有謀
畫初調蘭陵主簿辟虹縣令尋入爲尚書省令史坐事罷
歸鄉里天興元年正月亳州軍變節度使粘哥荊山出走
楊春以州出降既而自以羸兵守之賓與前譙縣尉王進
魏節亨呂鈞約城中軍民復其州楊春遂遁遣節亨詣歸
德以聞哀宗嘉之授進節度使賓同知節度使節亨節度
副使鈞觀察判官楊春復以兵來攻月餘不能拔即渡河

而北六月哀宗遷蔡賓奉迎於州北之高安上與語大悅恨用之晚擢爲行部尚書世襲謀克上初至亳賓等適徵民丁負鐵甲入蔡及會計忠孝軍家屬口糧故留參知政事張天綱董之就遷有功將士時亳之糧儲不廣賓等常吝惜軍士以此歸怨及運甲之役復不欲行會天綱與賓等於一樓上銓次立功等第鎮防軍崔復哥王六十之徒擐甲譁譟登樓天綱問曰即欲見殺容我望闕拜辭賊曰無預相公即捽賓及呂鈞往市中鈞且行且跪涕淚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呼曰不過殺我但殺但殺乃並害之節度副使魏節亨節度判官孫良觀察副使孫九住皆被害又

數日殺節度使王進進嘗應荆山之募由間道入汴京納
奏賞以物不受又散家所有濟貧民以死自勵至汴以勞
遷本州節度判官賜以白金亦不受一時甚稱之有李喜
住者本宿州衆僧奴下宣差天興二年四月進糧入歸德
將還聞亳州王進反正制旨以喜住爲振武都尉將兵三
千應援是時太赤圍亳步騎十萬喜住以衆寡不敵獨與
三人間道入城王進方議遷左軍林喜住不可進即以兵
付喜住大兵攻入日不能下五月壬子兵退巳未官奴與
阿里合提忠孝軍百人至亳與諸將議遷可否以爲不可
當留輜重於蔡選軍扈從入聖衆就武仙軍遂入關中關

中地利可恃又有郭蝦蟆等軍在西可恃五月甲子召官奴還歸德不赴再召留其軍半於亳乃赴六月壬辰車駕舟行至亳王進奏臣本軍伍不知治體如李喜住扈從入蔡則亳不守矣乞留治此州詔以喜住爲集慶軍節度使便宜從事進領帥職七月進死喜住先往城父督糧餉聞亂遂不敢入亳後投宋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即羣起而償之無復忌憚益都荆山皆忠亮之士賓進才略尤足取焉而並不免於難惜哉

國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兒淄州人紅襖賊楊安兒李全

餘黨也嘗歸順
大元爲都元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天興元年六月徐州
埽兵總領王祐義勝軍都統封仙總領張興等夜燒草場
作亂逐元帥徒單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張興與其黨十
餘人斬之以封仙爲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宿州鎮防軍
千户高騰哥與東面總帥劉安國搆徐州總帥王德全殺
宿帥紇石烈阿虎以其州歸海州邳州從宜兀林荅其亦
讓州於杜政送欵海州既而皆歸安用北大將阿朮魯聞
安用據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
降遣信安張進等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軍安用懼謀

於德全刼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眞
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將及徐宿邳主帥刑馬結盟誓歸
金朝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託從
宜衆僧奴自通於朝廷衆僧奴遣人上奏安用以數州反
正功甚大且其兵力強盛材略可稱國家果欲倚用非極
品重權不足以堅其許國之心未幾安用率兵萬人攻海
州未至衆稍散去安國因勸安用當亦心歸國安用亦自
知反復失計事已無可柰何於是復金朝衣冠妙眞怒其
叛已又懼爲所圖悉屠安用家走益都安用遂選兵分將
期必得妙眞自此淮海之上無寧歲矣未幾朝廷遣近侍

局直長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詔至邳以安用爲開府
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帥京東山東等路行尚書省
事特封兗王賜號英烈戡難保節忠臣錫姓完顏附屬籍
改名用安賜金鍍銀印駞紐金印金虎符世襲千户宣命
勑様牌様御畫體宣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便宜從事且以
彭王妃誥委用安招妙真用安始聞使者至猶豫未決以
總領楊懋迎使者入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世英對以封建
事意頗順諸帥王杜輩皆不欲宣言欲殺使者明日用安
乃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大兵攻
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大兵病死者

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計出軍中興久矣朝廷乃無一人敢决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既而選人取朝廷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復與使者私議欲不以朝禮受之世英等不可即設宴拜授如儀以主事常謹等隨使者奉表入謝上復遣世英天祐賜以鐵券一虎符六龍文衣一玉魚帶一弓矢二封贈其父母妻誥命及郡王宣世襲宣大信牌玉兎鶻帶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使者至邳用安迎受如禮始有入援意及聞上將遷蔡州乃遣人以蠟書言遷蔡有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粮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

受圍廩食有限二也大兵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粮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敢言六也雖然陛下必欲去歸德莫如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鑾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上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議之業已遷蔡議遂寢初世英等過徐王德全劉

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用安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宣王帶各二由是與用安有隙又懼爲所圖皆不聽其節制十郡王者李明德封仙張瑀張友卓賽康琮杜政吳歪頭王德全劉安國也用安必欲取山東累徵徐宿兵止以勤王爲辭二帥不應用安怒令杜政等率兵三千以取粮爲名襲徐宿既入城德全覺之就留杜政封仙不遣用安愈怒謂德全安國必有謀乃執桃園帥吳某等八九人下獄鞫問二帥遣温特罕張哥以杜政封仙欲襲取徐州白用安不聽驅吳帥張哥輩九人併斬之張哥將死大呼曰國安兒汝無尺

寸功受國家大封爵何負於汝而從杜政等變亂又殺無罪之人今雖死當與汝辨於地下矣會上遣臧國昌以密詔徵兵東方故用安假朝命聲言入援檄劉安國爲前鋒親率兵三千駐徐州城下招德全德全終疑見圖不出係封仙於獄殺之遣杜政出城安國既至宿州用安復召安國還安國不從獨與衆僧奴赴援行及臨渙龍山寺用安使人刼殺之遂攻徐州踰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於是因世英以用安終不赴援乃還朝至宿州西遇大兵不屈而死事聞贈汝州防禦使既而用安軍食不給乞粮於宋宋陽許之即改從宋衣而私與朝使相親尋益乏食軍民多

士去乃命蕭均以嚴刑禁士者血流滿道
大元東平萬戶查剌將兵至漣水遂降焉查剌既渡河趨
蔡州用安以詭計還漣水復叛歸於宋受浙東總管忠州
團練使隸淮閫甲午正月聞大兵圍沛用安往救之敗走
徐州會移兵攻徐用安投水死求得其尸劓面繫馬尾爲
怨家田福一軍臠食而盡用安形狀短小無須喜與輕薄
子游日擊鞠衢市間顧眄自矜無將帥大體介字介甫平
州人正大元年經義進士第一時爲用安參議初天祐等
出汴微服間行經北軍營幕至通許崔橋始有義軍招撫
司官府去京師二百里矣至陳州防禦使粘葛奴申始立

州事留二日至項城縣縣令朱珎立縣事有士卒千二百人至泰和縣縣令王義立縣已五月矣八月至宿州衆僧奴得報且知朝廷授以權宿州節度使兼元帥左都監之命且彩輿儀衛出城五里奉迎時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八月矣官民見使者至且拜且哭有張顯者任俠尚氣知義理即謂天祐曰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數月今見使者百姓皆感動若不以聖旨撫慰之恐失東民之心我欲矯稱制旨宣諭如何天祐書生守規矩不敢從但以宰相旨集州民慰撫之州民復大哭明日往徐州

時青滕陽人初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

敗承赦來降隸軍中興定初青爲濟州義軍萬户是時叔父全爲行樞密院經歷官興定二年冬全馳驛過東平青來見因告全將叛入宋全祕之頃之青率其衆入于宋宋人置之淮南屯龜山有衆數萬興定四年泗州行元帥府紇石烈牙吾塔遣人招之青以書來書曰青本滕陽良民遭時亂離扶老携幼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無所逃死竄匿淮海離親舊去鄉邑豈人情之所樂哉僕雖偷生寄食他國首丘之念未嘗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之罪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往昔之過牙吾塔復書曰公等初亦無罪誠能爲國建功全

軍來歸即吾人也邳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易曰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公其亟圖之生還父母之邦富
貴終身傳芳後世與其羈縻異域日以兵虜孰愈哉牙吾
塔奏其事十月詔加青銀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仍爲本
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青潛表陳謝復以邳州爲請
樞密院奏恐青意止欲得邳州可諭牙吾塔若青誠實來
歸即當授之如審其詐可使人入宋境宣布往來之言及
所授官爵亦行間之術也青既不得邳州復爲宋守興定
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青襲破泗州西城提控王祿遇害
是時時全爲同簽樞密院事朝廷不知青襲破西城止稱

宋人而已詔全往督泗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獲紅襖賊一人詰問之乃知青爲宋京東鈐轄襲破西城全頗喜乃殺其人以滅口牙吾塔晝夜力戰募死士以梯衝逼城青縋兵出拒不得前牙吾塔遣提控王應孫宄城東北隅青夜出兵來襲擊却之越二日復出又却之攻城益急青以舟兵二千合城中兵來犯牙吾塔營提控斡魯朶先知設伏掩擊青兵大敗溺淮水死者千人自是不復出矣王應孫宄城將及城中青隧地然薪逼出之青乗城指麾流矢中其目餘衆往往被創樓堞相繼摧壞城中恟懼遂無固志二月二十六日夜青挾衆走遂復西城元光元年二月

全與元帥左監軍訛可節制三路軍馬伐宋詔曰卿等重任毋致不和以貽喪敗其資糧可取規取失宜不能得之罪在訛可既已得之不能運致以為我用罪在全全與訛可由潁壽進渡淮敗宋人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宋廬州將焦思忠兵無何獲生口言時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兵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穫麥三石以給軍衆惑之訛可及諸將佐勸之不聽軍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時方暑雨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從宜達阿移失不斜烈李辛稍稍不平全怒

曰訛可一帥耳汝曹黨之汝曹致身至此皆吾之力吾院官也於汝無不可者衆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濟軍宋兵襲之軍遂敗績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宣宗乃下詔誅之遣官招集潰軍詔曰大軍渡淮每立功効諸將謬誤部曲散亡流離艱苦朕甚閔焉各歸舊營勉圖自効又詔曰陣亡把軍品官子孫十五以上者依品官子孫例隨局承應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者依品從隨局給俸至成人本局差使無子孫官依例給俸應贈官賻錢軍人家口當養贍者並如舊制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搆難招誘鄰境亡命以撓

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揺歲遇饑饉盜賊蠭起相爲長雄又自屠滅害及無辜十餘年糜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爲伐宋之舉迄金之亡其禍尤甚簡書所載國用安時青等遺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蹙頞終日當時烝黎如魚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列傳第五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苗道潤　王福　移剌衆家奴

武仙　張甫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張開

燕寧

苗道潤貞祐初爲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爲兵或爲群盜道潤有勇略敢戰鬬能得衆心比戰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宣宗

召河南轉運使王擴問曰卿有智慮爲朕决道潤事今即以其衆使爲將肯終爲我盡力乎擴對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爲度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爲守羈縻使之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爲宣宗顧謂宰執曰王擴之言實契朕心於是除道潤宣武將軍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貞祐四年復以功遷懷遠大將軍同知中山府事再閱月復戰有功遷驃騎上將軍中都路經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頃之加中都留守兼經略使道潤前後撫定五十餘城興定元年詔道潤收復中都以山東兵益之道潤奏去年十一月臣遣總領張子明招降蠡州獨吉七斤

近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移剌鐵哥移軍蠡州襲破子明軍殺數百人子明亦被創臣將提兵問罪重以鐵哥自拔來歸但備之而已今欲復取都城乞無罪鐵哥直令受臣節制庶可集事宣宗以問宰相奏曰道潤鐵哥不協不可相統屬詔以完顏寓行元帥府事督道潤復中都和輯鐵哥軍初道潤與順天軍節度使李琛不相能兩軍士兵因之相攻琛遣兵攻蒲城完州道潤軍拒戰殺琛兄榮及弟明等琛奏潞州提控烏林荅吾典承道潤風指日謀侵害山東行省數諭道潤與臣通和竟不見從且殺臣兄榮弟明等恣横如此將爲後患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相

統攝並聽帥府節制仍遣官增減諸路兵力使權均勢敵無相併吞則百姓安農畝矣道潤奏李琛以衆叛陷蒲城攻完州琛亦奏道潤叛廷議以爲兩人失和故至于此令山東行省樞密院諭琛行省在彼自當俱聽節制何待帥府土兵本以義團結且耕且戰今乃聚之城寨遂相併吞百姓不安皆由官長無所忌憚使之然也嚴爲約束依時樹藝無致生事有詔道潤與移剌鐵哥合兵撫定河北令諸道兵互相應援旣而道潤與賈全賈瑀互相攻擊詔道潤賈全王福武仙賈瑀分畫各路元帥府控制之彰德衛輝招撫司隸樞密院賈瑀旣與道潤相攻巳而詐爲約和

道潤信之遂伏兵刺殺道潤朝廷不能問一軍彷徨無所依提控靖安民乞權隸潞州行元帥府聽其節制時興定二年也右丞侯摯乞以保蠡完三州隸真定而蠡州舊受移剌衆家奴節制一旦改隸真定恐因而交爭靖安民等願隸潞州乃令河北行省審處之經略副使張柔奏賈瑀攻易州寨殺刺史馬信及其裨校奪所佩金符而去頃之張柔攻賈瑀殺之道潤既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初貞祐四年右司諫术甲直敦乞封建河朔詔尚書省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翰林學士承旨徒單鎬等

十有六人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三人曰河北於河南有輔車之勢蒲解於陝西有襟喉之要盡徙其民是撤其藩籬也宜令諸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衆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以撫循之擇其壯者教之戰陣勅晉安河中守臣撫石嵐汾霍之兵以謀恢復莫大之便兵部尚書烏林荅與等二十一人曰河朔諸州親民

掌兵之職擇土人嘗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則走險無事則耕種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曰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須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提點尚食局石抹穆請以高爵募民大縣同光祖議宰臣欲置公府宣宗意未決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宣宗意乃決四年二月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河間路招撫

使移剌衆家奴爲河間公眞定經略使武仙爲恒山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爲晉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仍賜詔曰乃者邊防不守河朔失寧卿等自總戎昭備殫忠力若能自効朕復何憂宜膺茅土之封復賜忠臣之號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王福本河北義軍積戰功累遷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滄州經略副使興定元年福遣提控張聚王進復濱棣二州以聚攝棣州防禦使進攝濱州刺史久之福與聚有隙聚以棣州附於益都張林興定三年九月福上言滄州東濱滄海西連眞定北備大兵可謂要地乞選重臣為經略使得便宜從事以鎭撫軍民朝廷以福初率義兵復滄州招集殘民今有衆萬餘器甲完具自雄一方與益都張林棣州張聚皆為鄰境今利津已不守遼東道路艱阻且其意本欲自為使但託詞耳因而授之使招集濱棣之人通遼東音問令若不許宋人或以大軍迫脅或以官爵招之將

貽後悔宣宗以爲然乃以福爲本州經略使仍令自擇副使會福有戰功遷遥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右都監經略節度如故興定四年封爲滄海公以清滄觀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蓨縣隸焉四月紅襖賊李二太尉寇樂陵棣州張聚來攻福皆擊却之李二復寇鹽山經略副使張文與戰李二大敗擒其統制二人斬首二千級獲馬三十四七月宋人與紅襖賊入河北福嬰城固守益都張林棣州張聚日來攻掠滄州危蹙福將南奔爲衆所止遂納款於張林東平元帥府請討福乞益河南步卒七千騎兵五百滑濬衛州貲助芻糧先定賞格以待

有功朝廷以防秋在近河南兵不可往東平兵少不能獨成功待至來年春使東平帥府與高陽公併力討之乃止移刺衆家奴積戰功累官河間路招撫使遥授開州刺史權元帥右都監賜姓完顔氏興定四年與張甫俱封衆家奴封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縣隸焉與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可守元光元年家奴移屯信安本張甫境内張甫因奏信安本臣北境地當衝要乞權改爲府以重之詔改信安爲鎮安府是歲與甫合兵復取河間府及安蠡獻三州與張甫皆遷金紫光禄大夫二年衆家奴及張甫同保鎮安各當一面别遣總領提

領孫汝楫楊壽提控袁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鎮安未幾衆家奴奏鎮安距迎樂堌海口二百餘里實遼東往來之衝高陽公甫有海船在鎮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東以通中外之意若賞不重不足以使人今擬應募者特遷忠顯校尉授八品職仍賞寶泉五千貫如官職已至忠顯八品以上者遷兩官升職一等四日再遷兩官升職二等詔從之

武仙威州人或曰嘗為道士時人以此呼之貞祐二年仙率鄉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衆詔仙權威州刺史興定元年破石海于真定宣差招撫使惟宏請加官賞眞授威州

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權知真定府事遷洺州防禦使兼同知真定府事遙授河平軍節度使興定四年遷知真定府事兼經略使遙領中京留守權元帥右都監無何封恒山公以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焉同時九府財富兵強恒山最盛是歲歸順于

大元副史天倪治真定仙兄貴爲安國軍節度使史天祥擊之貴亦歸順于

大元仙與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積不相能懼天倪圖己嘗欲南走宣宗聞之詔樞密院牒招之仙得牒大喜正大二年仙賊殺史天倪復以真定來降

大元大將笑乃解討仙仙走閱月乘夜復入真定笑乃解復擊之仙乃奔汴京五年召見哀宗使樞密判官白華導其禮儀復封爲恒山公置府衛州七年仙圍上黨已而大兵至仙遯歸未幾衛州被圍内外不通詔平章政事合達樞密副使蒲阿救之徙仙兵屯胡嶺關扼金州路八年十一月

大元兵涉襄漢合達蒲阿駐鄧州仙由荆子口會鄧州軍天興元年正月丁酉合達蒲阿敗績於三峯山仙從四十餘騎走密縣趨御寨都尉烏林荅胡土不納幾爲追騎所得乃舍騎步登嵩山絶頂清涼寺謂登封蘭若寨招撫使

霍琢僧秀曰我豈敢入汴京一旦有急縛我獻
大國矣遂走南陽留山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及威遠
寨立官府聚糧食修器仗兵勢稍振三月汴京被圍哀宗
以仙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河南行省詔與鄧州行省思
烈合兵入救八月至密縣東遇
大元大將速不解兵過之仙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
澗結營待仙至俱進不然敗矣思烈急欲至汴不聽行至
京水大兵乘之不戰而潰仙亦令其軍散走期會留山仙
至留山潰軍至者益衆哀宗罷思烈爲中京留守詔仙曰
思烈不知兵向使從卿阻澗之策豈有敗哉軍務一以付

卿日夕以待勠力一心以圖後舉十一月遣刑部主事烏古論忽魯召仙仙不欲行乃上䟽陳利害請緩三月生死入援初思烈至鄧州承制授宣差總領黄摑三合五朶山一帶行元帥府事兼行六部尚書及仙還留山悪三合權威改爲征行元帥屯比陽三合怨仙奪其權乃歸順于

大元大將速不䚟署三合守裕州三合乃詐以書約仙取裕州可以得志仙信之三合乃報

大元大將遣兵夾擊敗仙于柳河仙跳走聖朶寨初沈丘尉曹政承制召兵西山裕州防禦使李天祥不用命政斬之以徇仙至聖朶謂政曰何故擅誅吾將政曰天祥違詔

逗遛不行政用便宜斬之仙怒曰今日宣差來起軍明日宣差來起軍因此軍卒戰亡殆盡矣自今選甚人來亦不聽且教兒郎輩山中休息又曰天祥果有罪待我來處置汝何人輒敢殺之政曰參政柳河失利不知存亡天祥違詔何為不殺仙大怒叱左右奪政所佩銀牌令總領楊全械繫之會赦猶囚之及仙敗始得釋與楊全俱降宋是時哀宗走歸德遣翰林修撰魏璠間道召仙行至裕州會仙敗于柳河璠矯詔招集潰軍以待仙仙疑璠圖己二年正月仙閱兵選鋒尚十萬璠曰主上旦夕西首望公公不宜久留於此仙怒幾殺璠璠及忽魯剌還歸德仙乃奏請誅

璠哀宗不聽以璠爲歸德元帥府經歷官璠字邦彥渾源人貞祐二年進士云仙部將董祐有戰功詔賜虎符仙畏其偪己乆不與佩祐憾之乃結官奴欲殺仙猶豫未敢發近侍局使完顏四和有謀敢斷嘗徵兵鄧州禦牧使移剌杲合有異志四和以計誅之祐使謂四和曰仙終不肯入援祐等位卑力不能誅惟君爲國家圖之四和曰已殺杲合復殺武仙他日使者來人誰肯信不從仙知祐嘗有此謀使祐使河北其後竟殺之三月仙以聖朶軍食不足徙軍鄧州仰給于鄧州總帥移剌瑗鄧州倉廩亦乏乃分軍新野順陽淅川就食民家遣講議官朱槩劉琢往襄陽借

糧于宋制置使史嵩之琢槩持兩端畏留廼以情告史嵩之曰仙兵勢不復振矣且曰名爲借糧實欲納款待將軍一諾耳嵩之以爲實然遣田俊持書報仙四月仙遣大理少卿張伯直取糧于襄陽屯軍小江口以待之嵩之聞張伯直至大喜謂仙送款矣發書乃謝狀也大怒留伯直不遣仙自順陽入鄧州移剌瑗畏逼以女女仙仙不疑納之乃還順陽鄧州糧盡瑗終疑仙五月瑗舉城降宋嵩之益知仙軍虛實使孟珙率兵五千襲仙軍于順陽是時仙令士卒刈麥供軍未至二里許始覺仙率帳下百餘人迎擊之孟珙不敢前俄頃軍士稍集有五六百人大敗珙兵珙

與數百人脫走生擒其統制統領數十人獲馬千餘至是槃琢妄謂將納款于嵩之之語泄矣仙皆誅之移刺瑗本名粘合字廷玉世襲契丹猛安累功鄧州便宜總帥既至襄陽使更姓名稱歸正人劉介具將校禮謁制置使瑗大悔恨明年三月疽發背死孟珙雖敗而去仙懼宋兵復來七月徙淅川之石穴是時哀宗在蔡州遣近侍兀顏責仙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危難至此忍擁兵自恃坐待滅亡邪將士聞之相視哽咽皆願赴難與國同生死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將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負國家衆乃大喜無何仙復謂衆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

不能到且蔡不可堅守縱到亦無益近遣人覘視宋金州百姓據山爲柵極險固廣袤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今與汝曹共圖之可不勞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爲根本然後選勁勇趨蔡迎上西幸未晚也衆未及應即令戒行李取淅川泝流而上山路險阻霖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不可勝數糧食絶軍士亡者八九仙計無所出八月乃由荆子口東還自内鄉將入聖朶寨至峽石左右八疊秋林聞總領楊全已降宋留秋林十日乃遷大和九月至黒谷泊進退失據遂謀北走行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不從芝字庭瑞河東人任子補官以西安軍節度使行尚書玠字

子堅河中人崇慶二年進士以汝州防禦使行侍郎二人相與謀曰吾等知仙不䘏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既去仙始覺追踪殺之逆走至南陽爲土賊所害甲午蔡州破糧且盡將士大怨皆散去仙無所歸乃從十八人北渡河又亡五人五月趨澤州爲澤之戍兵所殺

張甫賜姓完顏氏初歸順

大元涿州刺史李獨驢招之興定元年正月甫與張進俱來降東平行省蒙古綱承制除甫中都路經略使進經略

副使二年苗道潤死河北行省侯摯承制以李瘸驢權道潤中都路經略使甫與張柔爲副頃之苗道潤之衆請以靖安民代道潤是時張柔安民實分掌道潤部衆朝廷乃以瘸驢爲中都東路經略使自雄霸以東皆隸之甫進與永定軍節度使賈仝不協以兵相攻奪據仝地取仝馬以遺經略使李瘸驢瘸驢受之朝廷怪瘸驢不能和輯州府乃有向背召瘸驢別與官職詔東平蒙古綱講睦甫與賈仝綱遣同知安武軍王郁博野令髙常住往平之輒留瘸驢不遣因奏曰張甫本受瘸驢招降情意厚善今遣郁先與瘸驢議所以平之者然後可況甫等不識禮義之人瘸

驢就徵則皆自疑恐生他變故不避專擅之罪詔從綱奏未幾賈仝復以兵捕甫部民殺甫參議官邢琿甫率兵攻之賈仝敗走遂自縊死甫請符印以安輯部衆詔與之無何李瘸驢歸順

大元甫爲中都東路經略使遥授同知彰德府事權元帥右都監三年張進爲中都南路經略使甫奏眞定兵衝乞遣重臣與恒山公武仙併力守之不報及眞定不守甫復奏權元帥右都監柴茂保冀州水寨孤立無援若不益兵非臣之所知也四年甫封高陽公以雄莫霸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焉元光元年移

剌衆家奴不能守河間肅居之信安是歳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始賜姓完顏二年二月張進亦遷元帥左監軍賜姓完顏

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貞祐初充義軍歷謀克千户總領萬戶都統皆隸苗道潤麾下以功遥授定安縣令遷涿州刺史遥授順天軍節度使充提控興定元年遥授安武軍節度使興定二年遷知德興府事中都路總領招撫使是歳苗道潤死安民代領其衆行省承制以涿州刺史李瘸驢權中都路經略使三年詔瘸驢自雄霸以東爲中都東路經略使自易州以西安民爲中都西路經略使西山

義軍屯壘諸招撫皆隸焉四年遥授知德興府事權元帥
左監軍行中都西路元帥府事三月安民上書曰苗道潤
撫定州縣五十餘城其功甚大西京路經略使劉鐸嫉其
功反間賈瑀李琛與道潤不協轉相攻伐竟以陰謀殺道
潤鐸令所部劉智元等掠鎮撫孫資孫招撫楊德勝家人
二十餘口錮之山寨若鐸常居此恐致敗事劉鐸亦遣副
使劉璋詣南京自訴且言安民侵入飛狐之境冒濫封拜
誘惑人心強抑總領馮通等輸銀粟索飛狐總領王彥暉
彈壓劉智元杜貴欲充偏裨彥暉等拒之輒殺貴而杖智
元竟驅彥暉而去又言經略職卑以致從宜李栢山等日

謀見害乞許罷去廷議劉鐸本行招誘逋亡今乃與安民互相論列以起爭端苗道潤死安民實代領其衆彥暉等軍本隸道潤當聽安民節制乃召鐸還頃之封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李鹿三保河北江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㩳谷東安寨隸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磬山復取檐車寨

大元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及經歷官郝端不肯從遂遇害詔贈金紫光祿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進士累官遼州刺史貞

祐四年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請升遼州爲節鎮廷議遼州城郭人户不稱節鎮而文振有功當遷乃以本官充宣差從宜都提控興定元年詔文振接應苗道潤恢復中都會道潤與賈全相攻而止文振治遼州深得衆心興定三年遷遥授中都副留守權元帥左都監行河東北路元帥府事刺史從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東山二百餘村遷老幼于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柵防護秋穫文振奏若秋高無兵直取太原河東可復優詔許之十月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與張開合堅臺州兵復取太原四年詔升樂平縣爲臯州壽陽縣西張寨爲晉州從文振之請也

文振上疏曰揚子雲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以爲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競以相侵攘雖有内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爲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擅請便宜妄自誇張以尊大其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陜西行省總爲節制相去遼遠道路梗塞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憚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以來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令曳剌行報而

已所司勞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姦倖既
行遂至驕恣變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
爲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徧詣訪察庶知所在利害
之實伏見澤潞等處芻糧猶廣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
重臣復置行省皆聽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
日重姦惡不萌矣是時澤潞已詔張開規劃不能盡用文
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馬使朮甲賽也行帥府於懷孟而已
是歲封晉陽公河東北路皆隸焉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
不逞之人攝行州事朝廷重於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
和攝刺史提控伯德安殺之奪其職河東行省以陳景璠

代安安內不能平因誣告景瑨死罪朝廷未及按問安輒逐之恥受臣節制宣言于衆待道路稍通當隸恒山公節制今眞定已不守安猶向慕不已臣徵兵諸郡安輒詭辭不遣臣若興師是自生一敵非國家之便也聞安有女臣輒違律令爲姪孫述娶之安遂見許臣非願與安爲姻爲公家計屑就之耳自結親以來安頗循率以從王事法不當娶而輒娶之敢以此罪爲請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諭之文振復奏武仙所統境土甚大雖與林州元帥府共招撫之乞更選本土州縣官重其職任同與安集可使還定宣宗用其策五年文振奏臣所統嵐管隩石寧化保德諸

州境土濶遠不能周知利害恐誤軍國大計伏見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智勇過人深悉河東事勢乞令行元帥府事或為本路兵馬都總管與臣分治詔文振就擇可者處之便地仍受文振節制上黨公張開以厚賞誘文振將士頗有亡歸者詔分遼潞粟賑太原饑民張開不與文振奏其事詔遣使慰諭之文振復申前請以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分治嵐管以西諸州制可仍令防秋後再度其宜文振請分上黨粟以贍太原詔文振與張開計度頃之詔以石州隷晉陽公府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帥府惟良得罪召還文振奏近聞惟良召還臣竊以為不可惟良在林州五

歲政尚寛厚大得民心今茲被召軍民遮路泣留其去未
幾義尖之衆作亂遂招撫使康瑭乞遣惟良還林州爲便
不許文振上書乞遣前平章政事胥鼎行省河北諸公府
帥府並聽節制詔諭百姓使知不忘遺黎之意然後以河
南陜西精鋭併力恢復不報文振復奏河朔百姓引領南
望臣再四請於樞府但以會合府兵爲言公府雖號分封
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所在被兵朝廷不即遣兵復河北
人心將以爲舉河朔而棄之甚非計也文振大抵欲起胥
鼎爲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二年詔文振應援史詠復
河東是歲遼州不能守徙其軍于孟州以部將郝安等爲

文振副護汾山諸寨文振辭公府詔不許頃之文振部將
汾州招撫使王遇與孟州防禦使納蘭謀古魯不相能復
徙衛州然亦不可以為軍迄正大間寓于衛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初以鄉兵守禦本州累功少中大
夫管州刺史興定二年遙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如故是
歲平陽失守改同知平陽府事三年復取平陽天作言汾
潞皆置帥府平陽大鎮今稍完復所管州縣不下十萬户
復業者相繼不絕其過汾潞遠甚宜一體置之是時晉安
嵐州皆有帥府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撫使權元帥左都監
四年封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焉天作請以晉

安府之翼城縣爲冀州以垣曲絳縣隸焉置平水縣于汾
河之西朝廷皆從之初軒成本隸程琢麾下琢死成率衆
保隰州以爲同知隰州軍州事兼提控軍馬成增繕器甲
招納亡命頗有他志是時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請增
置要害州縣以分其勢隰州之境蒲縣最居其衝可改爲
州隰川之仵城鎮可改爲縣選官守備詔升蒲縣爲蒲州
以大寧縣隸之仵城鎮爲仵城縣天作守平陽凡四年屢
有功詔録其子定哥爲奉職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
詔遣古里甲石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次彈平寨東三
十里不得進知府事朮虎忽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

歸順臨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潰執天作出天作已歸順詔誅忽失來子之南京者命天作子定哥承應如故天作已受

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撫懷孟之民定哥聞之乃自經死贈信武將軍同知睢州軍州事詔張開郭文振招天作天作至濟源欲脫走先遣人奏表南京

大元大將惡其反覆遂誅之天作死後宣宗以同知平陽府事史詠權行平陽公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詠父祚母蕭氏藏於窟室索出之使祚招詠祚乃自縊死蕭氏逃歸詠妻梗氏亦自死宣宗贈祚榮祿大夫京兆郡公謚

成忠蕭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賜號歸義梗氏贈京兆郡夫
人謚義烈未幾詠乞内徙徙其軍于解州河中府
張開賜姓完顏氏景州人至寧末河北兵起開團結鄉兵
爲固守累功遥授同知清州防禦事兼同知觀州事貞祐
四年開率所部復取河間府及滄獻二州十有三縣開有
宣撫司留付空名宣敕二百道奏乞從權署置就任所復
州縣舊官闕者補之詔遷同知觀州軍州事開復清州乞
輸鹽易糧詔與之糧遷觀州刺史權本州經略使至是始
賜姓完顏氏開奏乞許便宜及論淇門安陽黎陽皆作堰
塞水河運不通乞開發水道不報觀州糧盡是歲秋徙軍

輝州乞麥種三千石驢羸三百或寶券二百貫戶部不與御史臺奏開自觀州轉戰來此久著勞績欲令其軍耕種以自給有司計小費拒不與乞斷自宸衷與之麥種若無牛可與給以寶券制可是歲潼關不守被召入衛南京興定元年遥授澤州刺史二年遥授同知彰德府兼總領提控三年充潞州招撫使林州元帥府徙潞人實林州既復遣還開乞隸晉安元帥府或與林州並置元帥府各自為治十月開以權昭義軍節度使遥授孟州防禦使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四年封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焉五年詔復以涉縣為崇州從開請也元

光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州二年大戰壺關有功既而潞州危急開奏封建公府以固屛翰今胡天作出平陽郭文振南徙河東公府獨臣與史詠而已乞升澤沁二州爲節鎭以重守禦詔以澤爲忠昌軍沁爲義勝軍林州義尖寨衆亂遂招撫使康瑭推杜仙爲招撫使開請以盧芝瑞爲副代領其衆又奏比聞郭文振就食懷孟史詠徙解州高倫遷葛伯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哉臣領孤軍內無儲峙外無應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憂正大間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爲舊公與匹夫無異天興初起復與劉益爲西面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

攻衛州敗績于白公廟是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爲民家所殺初置公府開與恒山公武仙最強後駐兵馬武山遣人間道請糧二萬石用事者難之止給二千石公府將佐得報皆不敢白開開置酒召諸將曰朝廷待某特厚今日與諸君一醉諸將問故曰頃以糧竭爲請祈二萬而得二千是吾君相不以武仙輩待我也是時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之衝民貧地瘠開又不奉命以糧振文振軍文振窮蹙開勢愈孤以至於敗

燕寧初爲莒州提控守天勝寨與益都田琢東平蒙古綱

相依爲輔車之勢山東雖殘破猶倚三人爲重紅襖賊五
公喜據注子堌率衆襲據沂州寧擊走之遂復沂州語在
田琢傳寧既屢破紅襖賊招降胡七胡八引爲腹心賊中
閫之多有欲降者累官遥授同知安化軍節度使事山東
安撫副使興定四年封東莒公益都府路皆隸焉五年與
蒙古綱王庭玉保全東平以功遷金紫光禄大夫還天勝
戰死蒙古綱奏寧克盡忠孝雖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
身没之後老稚無所衣食乞降異恩以勵節義之士詔贈
故祖皐銀青榮禄大夫祖母張氏范陽郡夫人父希遷金
紫光禄大夫母彭氏繼母許氏妻霍氏皆爲范陽郡夫人

族屬五十二人皆廩給之自益都張林逐田琢繼而寧死蒙古綱勢孤徙軍邳州山東不復能守矣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東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實錄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攷矣

列傳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七　　金史百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敕修

粘葛奴申由任子入官或曰策論進士天興初倅開封府以嚴幹稱其年五月擢爲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策孤騎由間道以往陳自兵興軍民皆避遷他郡奴申爲之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倉廩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口米一斛直白金四兩

市肆喧鬨如汴之闤闠京城危困之民望而歸者不絕遂
指以爲東南生路明年哀宗走歸德改陳州爲金興軍馳
使褒諭以奴申爲節度使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陳
於是奴申立五都尉以將其兵建威來猪糞虎威蒲察合
達振武李順兒振威王義果毅完顏某凡招撫司至者皆
使隸都尉司是時交戰無虛日州所屯軍十萬有餘奴申
與官屬謀曰大兵日至而吾州糧有盡柰何乃減軍所給
月一斛五斗者作一斛又作八斗又作六斗將領則不給
人心稍怨故李順兒崔都尉因而有異志劉提控及完顏
不如哥提控者預焉奴申知其謀常以兵自防及聞

大元兵往朱仙鎮市易奴申遣五都尉軍各二百人以李順兒副都尉崔其將之襲項城寨令孫鎮撫者名順兒議兵事孫至其家順兒已擐甲孫欲觀其刀順兒拔示之孫色動即出門奔去順兒追殺之乃上馬引兵二百人入省說軍士曰行省尅減軍粮汝輩欲飽食則從我不欲則從行省於是省中軍士皆坐不起奴申聞變走後堂追殺之提控劉其加害解其虎符以與順兒并殺其子姪壻及鄉人王都尉順兒令五都尉軍皆甲守街曲自稱行省署元帥都尉以劉提控語不順斬之坐中明日遂遣尅石烈正之送款于汴崔立乃遣其弟倚就加順兒淮陽軍節度使

行省如故未幾虎威都尉蒲察合達與高元帥者盡殺順兒之徒舉城走蔡州大兵覺追及孫家林老幼數十萬少有脫者初奴申聞崔立之變遣人探其事情而順兒崔都尉亦密令人結構崔立適與奴申所遣者同往同還順兒懼其謀泄故發之益速奴申亦知其謀故遣龔項城欲因其行襲殺之然已為所先劉天起者起於匹夫初甚庸鄙汴京戒嚴嘗上書以干君相願暫假一職以自效每言戰國兵法平章白撒等信之令景德寺監造革車三千兩天興元年授都招撫使佩金符召見乞往陳州運糧上從之一時皆竊笑其僥倖及至陳行軍殊有方略每出戰數有

功陳人甚倚重之順兒之變天起偃蹇不從爲所殺同時
一唐括挌撫者亦不屈而死
完顏婁室三人皆內族也時以其名同故各以長幼別之
正大八年慶山奴棄京兆適鷹揚都尉大婁室運軍器至
白鹿原遇大兵與戰兵刃既盡以絛繫掉金牌力戰而死
九年正月大兵至襄城元帥中婁室小婁室以馬軍三千
遇之於汝墳時大兵以三四十騎入襄城驅驛馬而出又
入東營殺一千夫長金人始覺之兩婁室以正旦飲將校
皆醉不能軍遂敗退走許州會中使名入京師天興二年
正月河朔軍潰良宗走歸德中婁室爲北面總帥小婁室

左翼元帥牧潰卒及將軍夾谷九十奔蔡州蔡帥烏古論栲栳知其跋扈不納遂走息州息帥石抹九住納之時白華以上命造虎符於九住爲息州行帥府事九住出近侍好自標致騶從盈路三人者妬之各以招集勤王軍士爲名得五六百人州以甲仗給之久之漸生猜貳九住亦招負販牙儈數百人爲虎子軍夜則擐甲爲備一日九住使一萬户巡城三帥縶而驅之使大呼云勿學我欲開西門反即斬之乃召九住九住欲不往懼州人及禍乃從三百卒以往三帥令甲士守街曲九住從者過處處縶之九住獨入三帥問汝何爲欲反九住曰我何緣反三帥怒欲殺

者久之小婁室意稍解頗爲救護得不殺使人鎖之以來谷九十爲帥兼權息州蔡帥拷掠閘九住爲三帥所誣上奏辨之三帥亦捃摭九住之過上聞朝廷主拷掠之辨且不直三帥六月赦至蔡拷掠懼九住爲三帥所誅遣二卒馳送詔書於息乃得免及上將幸蔡密召中婁室引兵來迓婁室遲疑久之乃率所招卒奉迎七月上遣近侍局使入息州括馬即名九住九住至與中婁室辨於上前時中婁室已授同簽樞密院事上不欲使之終訟乃罷九住帥職授户部郎中以烏古論忽魯爲息州刺史時有土豪劉禿兒馬安撫者自蔡朝還以軍儲不給叛入宋州之北關

爲所焚毀是時城中軍無幾日有叛去者且覘知宋人有窺息之意息帥懼上奏請益兵爲備朝廷以參知政事抹撚兀典行省事于息州中婁室以同簽樞密院事爲總帥小婁室以副點檢爲元帥王進爲彈壓帥夾谷九十爲都尉以忠孝馬軍二百步軍五百屬之行省院於息將行上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金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横江淮間有餘力矣卿等勉之八月壬辰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捷初兀典等赴息既至之夜潛遣忠孝軍百餘騎襲宋營於中渡我軍皆北語又散漫似之宋人望之

驕愕奔潰斬獲甚衆復奏元帥張閏不遵約束失亡軍士

乞正典刑婁室表閏無罪上遣人赦之比至已死獄中盖

閏爲婁室腹心九住之獄皆閏發之兀典廉得其事因其

失律而誅之也九月以怨脅退縮不能撫御民多叛去奪

其職以夾谷九住權息州事十一月宋人以軍二萬來攻

城中食盡乃和糴既而括之每石止留一斗升括金帛衣

物城中皆無聊矣前兩月蔡州以軍護老幼萬口來就食

北兵覺之追及於二十里之外至息者才十餘人至是蔡

閉不通行省及諸帥日以歌酒爲事聲樂不絕下及軍士

强娶寡婦幼女絶滅人理無所不至三年甲午正月蔡凶

間至諸帥殺之以滅口然民間亦頗有知者初諸帥欲北降而逝相猜忌無敢先發者數日蔡信闕然諸帥屏人聚議皆言送款南中爲便時李裕爲睦親府同僉桓端國信使下經歷官乃使送款于宋遂發喪設祭謚哀宗曰昭宗州民奉行省爲領省丞相總帥左平章皆娶婦十三日舉城南遷宋人焚州樓櫓州人老幼渡淮南行入羅山委曲之信陽北兵見火起追及之無有免者且誅索行省已下官屬于宋宋人令官屬入城託以犒賞從萬户以上六七百人皆殺之軍中亦有奪命死敵者宋人諭諸軍行省已下有罪已處置汝等就迷魂寨安屯遂以軍防之既而與

北軍接南軍歛避一軍悉爲所殺

烏古論鎬本名栲栳東北路招討司人由護衛起身累官慶陽總管天興初遷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二年哀宗在歸德蒲察官奴國用安欲上幸海州未決會鎬餫米四百餘斛至歸德且請幸蔡上意遂決先遣直學士烏古論蒲鮮如蔡告蔡人以臨幸之意六月徵蔡息軍馬來迓以蔡重鎮且慮有不測詔鎬勿遠迎辛卯車駕發歸德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數日足脛盡腫參政天綱亦然壬辰至亳上黃衣皂笠金兎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餘匹而已行

次城中僧道父老拜伏道左上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爾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亳之南六十里避兩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上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是日小宴室白息來迓得馬二百已亥入蔡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上儀衛蕭條莫不感泣上亦歔欷者久之七月以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初鎬守蔡門禁甚嚴男女樵采必以墨識其面人有以錢出者十取一分有半以贍軍上至蔡或言其非便即弛其禁時大兵去遠商販頗集小民鼓舞以爲復見太平公私宿釀一日

俱盡鄜城土豪盧進殺其長吏自稱招撫使以前關陝帥府經歷范天保爲副至是天保來見進麥三百石及獐鹿脯茶蜜等物遂賜進金牌加天保官自是進物者踵至既而遣內侍殿頭宋珪與鎬妻選室女備後宮已得數人右丞忽斜虎諫曰小民無知將謂陛下駐蹕以來不聞恢復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上曰朕以六宮失散左右無人故令採擇今承規誨敢不敬從止留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遣是時從官近侍率皆窮乏惡取給於鎬鎬亦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於上甚以尚食闕供爲言上怒雖擢拜大夫而色見特疎小宴室之在息

州也與石抹九住有隙然鎬為九住辨曲直及上幸蔡妻室見於雙瀟因厚誣鎬罪上頗信之鎬自知被讒憂憤鬱抑常稱疾在告會前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懽姪大安來以女魯懽無反狀爲官奴所殺白尚書省求改正尚書省以聞上曰朕嘗謂女魯懽反邪而無迹可尋謂不反邪朕方暴露遣人徵援兵彼留精銳自防發其羸弱者以來既到睢陽彼厚自奉養使朕醯醬有闕朕為人君不當語此細事但四海郡縣孰非國家所有坐保一城臣子之分彼乃自負而有驕君上之心非反而何然朕方駕馭人材以濟艱難録功忘過此其時也其釐正之羣臣知上意之在鎬

也數爲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見上必稱鎬功業宜令預
參機務又薦以自代上怒少解及參政抹撚兀典行省息
州鎬遂以御史大夫權參知政事九月大兵圍蔡鎬守南
面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副之未幾城破被執以招息州不
下殺之烏古論先生者本貴人家奴爲全真師佯爲狂態
裸顛露足綴麻爲衣人亦謂之麻帔先生宣宗嘗召入宮
問以祕術因出入大長主家殊有穢迹上微聞之勑有司
掩捕已逃去正大末從鎬來官汝南人皆知與其妻通而
鎬不知生不自安求出鎬爲營道宇親率僧道送使居之
車駕將至蔡生欲遁無所往因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費

糧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欲如田單假神師退敵之意授一真人之號旋出奇計北兵信巫必駭異之或可以有成功參政天綱以爲不可遂止復求入見言有詭計可以退敵及見長揖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說大帥實盗爲脫身計時郎中移刺克忠貟外郎王鶚具以向者麻帔爲言上怒殺之

贊曰晉劉越石長於撫納短於駕馭以故取敗粘葛奴申陳州之事殆類之矣二婁室皆金內族唯大婁室死得其所其兩婁室讒賊人也襄城事急醉不能軍乃追一死金失政刑一至於是烏古論鎬葦蔡之請雖非至謀區區效

忠以讒見忌哀宗之明蓋可知矣

張天綱字正卿霸州益津人也至寧元年詞賦進士性寬厚端直論議醇正造次不少變累官咸寧臨潼令入補尚書省令史拜監察御史以鯁直聞陞戶部郎中權左右司員外郎哀宗東遷遷左右司郎中扈從至歸德改吏部侍郎知元帥官奴有反狀屢爲上言之上不從官奴果變遂擢天綱權參知政事及從上遷蔡留亳州適軍變天綱以便宜授作亂者官州賴之以安及蔡轉御史中丞仍權參政扶溝縣招撫司知事劉昌祖上封事請大舉伐宋其略云官軍在前飢民在後南踐江淮西入巴蜀頗合上意上

命天綱面詰其蘊藉名與語無可取者然重違上命且恐
閉塞言路奏以爲尚書省委差官護衛女奚烈完出近侍
局直長粘合斜烈奉御陳謙權近侍局直長內族泰和四
人以食不給出怨言乞往陳州就食天綱奏令監之出門
任所往才出及汝南岸遇北兵皆見殺時人快之妖人烏
古論先生者自言能使軍士服氣可不費糧右丞仲德援
田單故事欲假其術以欺敵語在烏古論傳上頗然之天
綱力辨以爲不可遂止且曰向非張天綱幾爲此賊所誑
軍吏石抹虎兒者求見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出馬面具
如獅子狀而惡別制青麻布爲足尾因言北兵所恃者馬

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進戰尋少卻彼必來追
我以馴騎百餘皆此狀仍繫大鈴于頸壯士乘之以突彼
騎騎必驚逸我軍鼓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天綱
曰不可彼衆我寡此不足恃縱使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
恐徒費工物秪取敵人笑耳乃罷之蘗城破爲宋將孟珙
得之檻車械至臨安備禮告廟既而命臨安知府薛瓊問
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對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
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大叱曰曳去明日遂奏其語宋主召
問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爾何
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聽初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

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少穎悟不羣讀書習策論有文武才初試補親衛軍雖備宿衛而學業不輟中泰和三年進士第歷仕州縣貞祐用兵辟充軍職嘗爲大元兵所俘不踰年盡解其語尋率諸降人萬餘來歸宣宗名見奇之授邳州刺史無從宜增築城壁匯水環之州由是可守哀宗即位遥授同知歸德府事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於徐州徐州城東西北三面皆黃河而南獨平陸仲德疊石爲基增城之半復浚隍引水爲固民賴以安正大

五年詔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以備小關及扇車回時北兵叩關仲德適與前帥奥屯阿里不酌酒更代而兵猝至遂驅而東阿不里素無守禦之策爲有司所劾罪當死仲德上書引咎以謂北兵越關之際符印已交安得歸罪前帥臣請受戮上義之止杖阿里不而貰其死六年移知鞏昌府兼行總帥府事時陝西諸郡已殘仲德招集散亡得軍數萬依山爲柵屯田積穀人多歸焉一方獨得小康號令明肅至路不拾遺八年四月詔授仲德鞏昌行省及虎符銀印天興元年九月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陝州時兀典新敗陝州殘破仲德復立山寨安撫軍

民會上以蠟丸書徵諸道兵入援行省院帥府往往觀望
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惟仲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
擷果菜爲食間關百死至汴至之日適上東遷妻子在京
師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趨見上於宋門問東幸之意知
欲北渡力諫云北兵在河南而上遠徇河北萬一無功得
完歸乎國之存亡在此一舉願加審察臣嘗屢遣人奏秦
鞏之間山巖深固糧餉豐贍不若西幸依險固以居命帥
臣分道出戰然後進取興元經略巴蜀此萬全策也上已
與白撒議定不從然素重仲德且嘉其赴難進拜尚書省
右丞兼樞密副使軍次黃陵二年正月車駕至歸德以仲

德行尚書省于徐州既至遣人與國用安通問沛縣卓翼
孫璧冲者初投用安用安封翼爲東平郡王璧冲博平公
升沛縣爲源州已而翼璧冲來歸仲德畀之舊職令統河
北諸砦行源州帥府事用安累檄王德全入援不赴仲德
至徐德全大恐求赴歸德仲德留之遣人納奏帖云徐州
重地德全不宜離鎮仲德處州廨不居亦無兵衛自防日
以觀書爲事而德全自疑益甚二月魚山總領張瓛作亂
殺元帥完顏胡土降北仲德累議討之德全不從即領麾
下十許人親勸民兵得三百人徑往魚山而從宜嚴祿已
誅瓛反正仲德撫慰軍民而還有曹總領者盜御馬東行

制旨諭行省討之仲德既殺賊德全欲功出已殺曹黨四十八人三月阿术魯攻蕭縣游騎至徐德全馬悉爲所邀仲德時往宿州德全以失馬故始議救蕭縣遣張元哥苗秀昌率騎八百以往未及交戰元哥退走北兵掩之皆爲所擒殺之蕭縣遂破四月仲德陽以閱糧往邳州州官出迎就執德全并其子殺之餘黨之外一無所問闔郡稱快初完顏胡土以遥授徐州節度往帥嚴祿軍於永州北保安鎮時祿已爲從宜在碭山數年又得士心胡土到軍士不悅二月辛卯夜遂爲總領張瓛崔振所害吏部郎中張敏修胡土下經歷官乃以軍變首嚴祿降北祿佯應之陰

名永州守陳立副招撫郭昇會諸義軍赴保安鎮誅作亂者軍夜至祿遣敏修名職振計事二人不疑介胄而至及其黨與皆爲祿所殺徐州去保安百里行省聞之來討會祿已反正乃以便宜授祿行元帥左都監就佩忽土虎符朝廷復授祿遥領歸德知府兼行帥府事未幾大元將阿术魯兵至保安祿夜遁後祿聞官奴變一軍頓徐宿間幾一月遂投漣水敏修入徐五月詔仲德赴行在時官奴已變官屬懼爲所紿勸勿往仲德曰君父之命豈辨真偽耶死亦當行尋使者至果官奴之詐六月官奴誅詔仲德議遷蔡仲德雅欲奉上西幸因贊成之及蔡領省

院事無鉅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無西志近侍左右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爲上言西行不便未幾大兵梗路竟不果行仲德每深居燕坐瞑目太息以不得西遷爲恨是月上至蔡命有司修見山亭及同知衙爲遊息之所仲德諫曰自古人君遭難播越于外必痛自刻苦貶損然後可以克復舊物況今諸郡殘破保完者獨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宮闕萬一方之野處露宿則有加矣且上初行幸已嘗勞民葺治今又興土木之役以求安逸恐人心解弛不足以濟大事上遽命止之八月定進馬遷賞格每甲馬一匹或

二四以上遷賞有差自是西山帥臣范真姬汝作等各以馬進凡得千餘匹以末撚阿典領之又遣使分詣諸道徵兵赴蔡得精鋭萬人又以器甲不完命工部侍郎朮甲咬住監督修繕不踰月告成軍威稍振扈從諸人苟一時之安遂以蔡爲可守矣魯山元帥元志領軍千餘來援時諸帥往往擁兵自固志獨冒險數百里且戰且行比至蔡幾喪其半上表異之賜以大信牌升爲總帥息州忠孝軍帥蔡八兒王山兒亦來援壬午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郎中移剌克忠白之仲德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上諭仲德曰此軍

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至于國亡不敢有犯九月蔡城戒嚴行六部尚書蒲察世達以大兵將至請諭民併收晚田不及者踐毀之毋資敵制可丙辰詔裁冗貧汰冗軍及定官吏軍兵月俸自宰執以下至于皂隸人月支六斗初有司定減糧人頗怨望上聞之欲分軍為三上軍月給八斗中七

斗下六斗人復怨不均乃立射格而上中軍輙多受賞連中者或面賜酒人益爲勸且陰有所增而人不知仲德之謀也甲子分軍防守四面十月壬申朔大兵壕壘成耀兵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夷其墻而退十一月辛丑大兵以攻具傳城有司盡籍民丁防守不足則括婦女壯健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蔡既受圍仲德嘗晝禦備未嘗一至其家拊存軍士無不得其懽心將校有戰亡者親爲賻祭哭之盡哀己丑西城破城中前期築柵浚濠爲備雖克之不能入也但於城上立柵南北相去百餘步而已仲德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終不能拔三年正月

庚子朔大兵以正旦會飲鼓吹相接城中飢窘愁嘆而已圍城以來戰殁者四帥三都尉其餘總帥以下不可勝紀至是盡出禁近至於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戊申大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己酉大兵果復來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戰自卯及巳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孛朮魯婁室元帥林荅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

焉仲德狀貌不踰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護諱之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門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素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雅好賓客及薦舉人材人有寸長極口稱道其掌軍務賞罰明信號令嚴整故所至軍民爲用至危急死生之際無一士有異志者南渡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仲德一人而已

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爲而爲之真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列傳第五十七